

“我关心的生命，被你关心的伤害”：一场游行，能否开启台湾野动保对话？

“我们必须了解动保团体在想什么，要合作才能解决。”



2023年10月29日，台北，“为野生动物而走”游行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媒

特约撰稿人 李奕萱 发自台北

刊登于 2023-11-13

[#游荡猫犬](#) [#野生动物](#) [#野保法](#) [#十二夜](#) [#动保法](#) [#动物福利](#)



10月底的秋日午后，在台北立法院前的一场“为野生动物而走”游行正准备启程。众人大声呐喊著口号：“野生动物正告急，犬猫有家不游荡”，突然，队伍中一阵骚动。有人指向刚飘过雨、还有些阴郁的天空，随之望去，两只深褐色、带著鱼尾的黑鸢恰好划过天际，大家欢呼不歇——毕竟那是在台湾被列为“二级珍贵稀有保育类”的野生动物，在这场保育游行中，无疑是最佳代言人。

在游行正式开走前，捷运站内早已出现以动物为主题穿搭的人群，有些在背包上挂著穿山甲、鸟类布偶，有些穿著立刻到野外探险也不奇怪的卡其色衣帽。几人驻足在捷运站内的地图前，似乎在研究要从哪个出口出去。

慢慢地，他们汇集到立法院旁的济南路上，“荒野保护协会”、“台湾石虎保育协会”、“台北市野鸟学会”等团体的旗帜在会场飘扬，巨大的青蛙充气娃娃、台湾黑熊的全套装扮、帐篷下的展览，让现场有种嘉年华般的气息。参与这次游行的，除了一般民众，还有许多长年投入生态、保育的工作者及志工，大概正因如此，才能辨识出空中的两个小黑点就是黑鸢。

游行结束这晚，不少参与者在脸书上发文：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社会运动。这场游行就是这么“素”，从参加者到主办方，很多人都是生平“第一次”上街，为什么这群“素人”会起身响应这场游行，又是如何号召四千人走上街头？

这一切的原点，与今年7月在台大校园发生的一起“冰箱犬杀事件”有关。



2023年10月29日，台北，“为野生动物而走”游行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媒

从校园延烧到社会，不得不为之的抗争

白鼻心“冰箱”遭到游荡犬的“犬杀”，仅是长年来台湾野生动物厄运的缩影。

今年2月，一只脸上有著白色纵纹的**白鼻心**在台大生命科学馆遭人拾获，彼时牠还是只未断奶的幼兽。

白鼻心又称果子狸，是台湾特有亚种，在遇危时，臭腺会喷出尿液驱敌，味道与臭鼬颇为相似。与臭味相冲突的，白鼻心也有乌脚香的称号，牠的后脚腺体，会散发花生油的香气，以沿途标记领地。

这只被捡获的白鼻心后来取名为“冰箱”，先由台大救伤团队收容，再转由台中市野生动物保育学会照顾，等冰箱成年后再送回台大，由救伤研究团队规划野放；不料，7月中，刚野放满一周的冰箱，竟在校园中遭到犬只攻击而丧命。

团队成员庄博钧于26日将消息发布到**脸书**，细数过程：照顾幼兽的忙乱疲劳、训练冰箱自己爬树和找野果的成就感，以及最后，目睹牠失去生气、躺在地上的悲痛。他强调：冰箱绝对不能这样白白死去。

实际上，冰箱遭到游荡犬的“犬杀”，仅是长年来台湾野生动物厄运的缩影。正因游荡犬伤害野生动物的事件频传，早已蓄积一定不满情绪，待庄博钧的贴文一出，立刻引发轩然大波，热度一路从校内延烧到校外，媒体争相报导，过去不被重视的野生动物困境，一瞬间受到万众瞩目。见此，长期关注议题的台大森林环境暨资源学系研究所学生李宗宸觉得：“是时候了。”这一个起心动念，开启了三十几年来首次的野生动物保育游行。

10月初开始，脸书上出现一个个写著“野生动物正告急，犬猫有家不游荡”的头贴，鼓励大家“为野生动物而走”。起初，许多人搞不清楚主办方“[为野生动物而走行动联盟](#)”的成员有谁，而让人意外的是，面纱底下是一群几乎没有社运经验的学生。

就以总召李宗宸来说，他大学就读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化学系，出于对生态的兴趣，双主修生命科学，毕业后继续攻读相关领域硕士。他在游行队伍回到会场后接受访问，卸下开幕致词重责大任的他，已经套上一身青蛙装，像吉祥物一样四处闲晃，仿佛只是个共襄盛举的民众。

这段时间的公开发言里——包含开幕的致词——多少看得出李宗宸的生涩与紧张，实际上，他真的没有主办过社运、活动的经验，连社团都没参加过，少数有参加过的集会游行，只有太阳花学运和同志游行。“我连人力要怎么分配都不知道，我都说：‘团队里最没用的就是总召。’”他笑道。

不过，想“做点什么”的想法，早已徘徊心头一阵。大约一年前，脸书社团“[野生蛇租](#)”中，有人爆料自己公司在处理捕蜂捉蛇业务时，用极不妥善的方法对待捕捉到的蛇类，例如让不同种类的蛇混杂，互相攻击，或是直接把抓到的蛇丢在车上晒太阳。

作为生态专业的学生，李宗宸感到很不舒服，他说，这看起来是野生动物侵扰人类住居的问题，“但根本上来说，是我们把住居盖在生物原本的栖地”。他问道：“在我们必须做移除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用更友善的方法对待动物？”

“因为不够了解，才会不友善。”李宗宸心想，要让民众认识、政府看到、媒体传递，就需要做出行动，于是，举办游行的念头在他心中酝酿。冰箱犬杀事件发生后，原先小众的议题登上主流媒体，贴文被数千人分享，他终于感觉到“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办”。

就这样，李宗宸从一个不知道怎么办活动的人，变成办活动的人，既然不懂，那就“找懂的人”。他先是从身边的人问起，团队从六个核心成员，逐渐扩大到后来的三十几人。参与成员来自多所学校的保育与生态系所，对怎么举办一场游行同样“零经验”，但秉持“做了就知道”的态度，从申请路权、规划动线、和警察开会、以及配合交通管制等，边尝试边摸索，这场游行，就这样成形了。



2023年10月29日，台北，“为野生动物而走”游行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媒

以游荡犬猫议题切入，涉入野保、动保长年战场

数据显示，野生动物遭犬猫攻击案件为10年前的三倍，保育类动物穿山甲、石虎犬杀案件增加外，更有好几件是保育单位刚野放就出事。

10月29日游行的开幕仪式，李宗宸率先上台演说，他提及，在众多野生动物困境里，之所以先谈游荡犬猫，正因为缺乏共识，相比“路杀、栖地破坏对生态不好”的直观，游荡犬猫对野生动物的伤害较不为人知，情感上也比较难接受。

这段发言所反映的，正是台湾“动保”与“野保”的长年纷争不停、论战不断的冲突所在。

在台湾，“动保”泛指关注犬猫（流浪动物、宠物）、经济动物、实验动物、展演动物的动物权、动物福利议题的团体及个人；而“野保”则多指野生动物保育、环境生态的工作者。其界线并非壁垒分明，有些动保团体会进行保育及生态的倡议，也有野保工作者是从关心犬猫开始关注动物议题。

相较实际参与者的模糊分类，法规上对两者则有相对明确的区分，《动物保护法》（下称动保法）将“动物”定义为“指犬、猫及其他人为饲养或管领之脊椎动物，包括经济动物、实验动物、宠物及其他动物。”《野生动物保育法》（下称野保法）则将“野生动物”定义为“一般状况下，应生存于栖息环境下之哺乳类、鸟类、爬虫类、两栖类、鱼类、昆虫及其他种类之动物。”

会有这样的分别，是因为两者有不同的立法脉络。野保法于1989年颁布施行，在这之前有现已废止的《狩猎法》对狩猎及出口行为进行管控、禁止；《国家公园法》及《文化资产保存法》对自然环境、珍稀物种进行保护，前后两种法源在野生动物保育上，约束力与适用性都有限，才在学者专家倡议下订定。

动保法则始于台湾早期处置流浪犬猫的不人道，当时经常以装笼淹死、毒气毒死等方法扑杀犬只，捕捉方法及收容空间也完全违反动物福利。1990年代，媒体大量曝光以上问题，国内外动保团体向政府施压，终于在1998年立法。动保法其后常被诟病为“毛保法”——一只保护有毛的可爱动物，尤其是犬猫——然而其立法之初，主要应对的物种确实是犬猫。

相比动保组织自下而上进行倡议、家访与救援动物的草根感，从事野生动物保育工作的大多是学者专家，虽然会参与政策会议、进行动物观测和救援，但极少走上街头。在今年10月的这场游行之前，前一次上街得要追溯至1989年针对野保法的立法倡议。

因为行动风格上的差异，加上民众普遍对犬猫熟悉、亲近，动保相关议题获得民间大部分的关注，两者**资源长期失衡**——如服务犬猫为主的动保团体获得捐款及义卖等募捐总收入，高出服务野生动物的生态保育团体近六倍——多少会有一些不平之声。然而，真正让两者爆发冲突的，还是“游荡动物侵扰野生动

物”问题。

在动保法订定后，流浪犬猫处境依然是动保运动的焦点之一，2009年以前，流浪动物进入收容所七天后，没人认养即可安乐死；2009年则修法改为12天，2013年纪录片《十二夜》上映后，受到部分动团及舆论影响，立法院于2015年修法通过“零扑杀”，废止可因收容天数期满安乐死动物的条款，并于2017年上路施行。

“零扑杀”带著“尊重生命”的本意，然而，匆忙上路的政策并没有足够的配套措施，收容所空间、人力、物力皆不足，各地动保机关开始采取“精准捕捉”，只捕捉造成危害民众生命、财产安全及生活品质问题之虞的犬只，许多地方政府也鼓励学校认养“校犬猫”；同时，民间组织则以送养、“TNR（诱捕、绝育、释放）”（注1）来作为流浪犬猫减量的方法，这些工作亟需大量人力，各地都有爱爸、爱妈（注2）投入，许多会以喂养作为诱捕的辅助。

尽管多管齐下，统计数字并不乐观，农委会（现改制农业部）统计的游荡犬只总量逐渐上升，去年更高达近16万（注3）；在此同时，野生动物遭犬咬伤的问题益发频繁，生物多样性研究所野生动物急救站（前身为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）的统计显示，野生动物遭犬猫攻击案件为10年前的三倍，保育类动物穿山甲、石虎犬杀案件增加外，更有好几件是保育单位刚野放就出事，愤怒、悲伤与迫切感，让野保与动保摩擦不断。



游行总召李宗宸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媒

逐渐沸腾的舆论场，能否创造和解的可能？

“我们必须了解动保团体在想什么，要合作才能解决。”

每每随著一幅幅的犬杀案事发照片在社群媒体上延烧，两边的工作者与支持者冲突益增，隔空交火与齟齬已成必然，这些争议包含：“TNR是否真的能减少族群数量”、“喂养会造成犬猫寿命延长，是否该禁止”等。2021年，彼时的农委会曾针对“禁止喂食流浪犬猫”举办线上会议，2022年，“恢复流浪动物安乐死”一题也在“公共政策网路参与平台”通过连署。

今年5月9日，时任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与野保团体、宠物业者开会后，部分经剪接的内容在脸书流传，看起来极似农委会将组成猎人大队，作为移除流浪动物的手段，并打算处罚喂食的爱爸、爱妈。这些内容引发轩然大波，部分动保团体也因此走上街头，在5月30日于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举行“[为流浪发声](#)”游行，诉求包含“移置不移除”、“以喂食管理作为绝育回置管理策略之一”等。

就在台大冰箱犬杀等事件后，8月23日，甫升格的农业部动保司举办“生态敏感区试办移置计划”会议，与野动保、林业及自然保育署（前身为林务局）好好坐下来谈，会中虽有少数动保人士仍对“禁喂”有所疑虑，还是初步达成“生态敏感区需移除游荡犬猫，且诱捕过程以外禁止喂食”的共识，预计于年底在台中、苗栗、南投实施；同时，野动保双方在“源头管理”上意见一致，均呼吁政府正视宠物登记、绝育及业者管理。

但这并不是冲突的结束，会议后至10月底，将近两个月，不只用于确认移置计划执行成效、盘点犬只位置及数量的“112特定生态热区之游荡犬族群分布与数量变动监测计划”公开招标后流标，野保、动保双方亦齐声批评即将上路的移置计划完全不透明。

另一方面，9月份台大校内风波再起，长期与台大合作追踪校园犬只的“台湾怀生相信动物协会（简称相信动物）”因捕犬问题与同学发生冲突。虽然事件本身与野生动物无关，但在冰箱犬杀事件中，相信动物早与学生多有不合，再加上时机点敏感，野动保论战烽火四起，谩骂与标签不断。就在持续的紧张感

下，迎来了10月底的野生动物游行。

李宗宸原先并不认为这会是一场很大的游行，“我原本想像中的游行，就是几十个人在立法院群贤楼前面举个旗子，做一些诉求而已。”

他没料到，这场游行早已为沸腾的情绪提供一个发声的出口，响应的团体、个人随著上街时间的逼近越来越多，筹备团队甚至为此延期了三次，经过多次讨论与沟通，最终决定用类似同志游行的“嘉年华”形式来举行；而从开始筹备到举办，中间只有两个半月。

既然是发声的出口，除了支持方，当然也有反对方，“为野生动物而走行动联盟”的脸书成为延伸的线上战场，有些人质问主办方对扑杀的立场，也有些人纯粹像是想发泄怒气一般，反复贴上重复的留言。

尽管网路上火药味十足，游行内部却尝试创造出野动保沟通的空间。李宗宸透过师大生命科学系教授林思民的介绍，把动保团体“挺挺动物应援团”找了进来。挺挺动物应援团是“适得其所，以动保挺野保”巡回展的主办及策展，透过展览向大众讨论游荡犬猫动物福利、侵扰野生动物等问题。

挺挺动物应援团自2016年起，就不断推广“认识米克斯”（编按：mix 的发音，在台湾指的是非纯种的混种狗，也是流浪犬只的大宗）相关活动，希望增加认养率，然而成效有限；创办人刘伟苹眼见犬猫持续游荡，苦于疾病、受伤却无人能帮助，她不断思索解方，最后在野保的观点中得到答案：“犬猫不该在外游荡，收容所不好，就该去改善，而不是选择放弃。”

在这样的共识下，李宗宸与挺挺动物一拍即合，虽然关注对象的比重有差异，但思考是一样的，也能补足彼此视角的局限。他说，野生动物遇到游荡犬猫的问题，法律上是透过动保法处理，而关心犬猫的也是动物保护团体，“我们必须了解动保团体在想什么，要合作才能解决。”

挺挺动物应援团之外，还有两个很早就开始呼吁双方要沟通的动保团体加入，分别是：动物社会研究社和台湾防止虐待动物协会。动物社会研究社副执行长陈玉敏在台大冰箱犬杀事件后，曾于8月举行线上的“[动社开讲](#)”，除了清楚说明流浪犬问题的因果脉络，也强调野保与动保需要更多对话、理解与分工，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。



2023年10月29日，台北，“为野生动物而走”游行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媒

一页陈情书讨论超过60小时，各退一步寻找共识

“大家都爱动物，但是我们关心的生命，被你关心的生命伤害了。”

橄榄枝连接起双方，既脆弱又坚韧，然而要维持下去，需要共同的努力。首先要协调的，就是游行的诉求。

“我们讲的、他们想的，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交集？”李宗宸从背包翻出陈情书影本，他说，光是第二页，就写了超过60小时，由野保的老师、三个动团和主办同学不断开会，找出每一方都能接受的论点，他说花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就是要找到大家可以接受的诉求。

其中最难达成共识的是“全面禁喂”。

李宗宸说明，动保团体关注的动物福利，包含生理、环境、行为、心理和社群五种面向，其中包含了“免于挨饿”；可是从保育的角度出发，给游荡犬猫食物，牠会更有力去攻击野生动物。他说，有些人觉得喂饱犬猫就不会去狩猎，但其实不是这样，“牠们就是天生的猎手，不是为了吃，是为了玩。”

而动保方在意的也不只是犬猫，还有长期喂养犬猫的人。刘伟莘说明，许多动团需要跟第一线面对流浪动物的人维持交流，很难大声疾呼全面禁止喂食。陈玉敏则提醒，对于长期在第一线付出行动的人，他们的情感、过去数十年的努力，需要被看到、同理及肯定，才有可能开启后续的对话。

经过拉锯，双方各退一步，把焦点放在生态敏感区的全面禁喂，希望于最急迫的地方取得共识，尽快落实。最后，这次游行针对游荡犬猫的三点诉求为：“精进源头管理”、“采取有效措施以减少游荡犬猫”、“强化民众保育与动物福利观念”，除了“禁喂”先在生态敏感区落实即可，也特别强调联盟反对无差别、缺乏配套的扑杀。

这样的立场相当温和，也贴近许多动团长年的工作方向，但也难免遭受立场较强烈的野保派质疑。李宗宸仿佛早就思考过这件事，毫不犹豫地表示，各种声音都会有，每个人都有理想，最好是犬猫有家，不要在外面游荡，对于要怎么做，大家也都会有自己的看法，而且希望赶快做到，“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，大家要有一些取舍。”

参与的野保工作者对于折衷的路线，也表示可以理解，“台湾爬行动物保育协会”理事长游崇玮正是其中一位。经常现身网路上的野动冲突、主张强烈的他指出：“今天动团愿意主动来，肯定有一定的压力，因为其他动保团体不见得支持。”

常年在东台湾从事野生动物救援的“台湾野湾野生动物保育协会”也赞成先谈双方有共识的“源头管理”，共同创办人蔡孟柔说，这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的野生动物游行，有些题目没有办法立即被大家接受，甚至会造成反弹，所以可以先以比较中立的方向去执行，“尤其现在连打晶片这些源头管理都还没做好。”

不过游行中，难免会有比较急切的声音。“兰阳绿野环境教育及保护协会”高举自制的“反对 TNR”、“恢复十二夜”手牌，常务理事兼生态讲师的江玮铭平常喜欢赏鸟，亦见过游荡犬在沙滩上攻击来台湾繁殖的海鸥，他主张恢复十二夜才能真正解决问题，“TNR 实施多年，实际上显示出来的却是游荡动物持续上升。”

李宗宸表示，可以理解许多人的迫切感，他自己也曾为部分动保人士的主张感到愤怒，因为有些伤害是不可逆的，如果不快点解决问题，许多动物可能真的会灭绝。他虽然重视、也期待更多合作，但也强调动保方需要理解“野生动物正告急”的事实，坦言：“大家都爱动物，但是我们关心的生命，被你关心的生命伤害了。”



2023年10月29日，台北，“为野生动物而走”游行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媒

下一步的共识在哪里？

其实双方并非毫无共识，终极目标都是“街头没有游荡动物”，透过“源头管理”加以落实也是共同的期待。

即使动野保间的论战已在台湾延续多年，但其实双方并非毫无共识，终极目标都是“街头没有游荡动物”，透过“源头管理”加以落实也是共同的期待。

台湾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执行长姜怡如便说，这次会参与游行，正是在大方向上认同游行诉求：“游荡犬只族群管理一直是动保的痛，这数十年来，没有办法有效解决，现在政府的做法就是保持现状，但没有什么作用，我们才觉得，应该要结合野保朋友的关注、力量。”

然而，在“末端减量”上，虽然双方都认同要做，也基本上同意要以科学、人道的方式进行，包含以数据分析评估生态试办区的效果，并滚动修正作法；捕犬、收容的过程亦不能违反动物福利，但在强度、速度、做法，双方可能就会有一些差异。

除了前面提及的争点“全面禁喂”以外，另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就是“安乐死”。蔡孟柔表示，安乐死在动物的医疗里是正常流程，在野生动物救伤的过程中，也会评估愈后动物福利好不好，来决定要不要安乐死；同理，面对收容所爆满、动物福利不佳的状况，安乐死应该要被提出来讨论、并由专业的人执行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民间及部分动团对“安乐死”的接受度不高，但这次有参与的三个动保团体考量收容犬只的生活品质、动物福利问题，对于“给予人道的安乐死”，都是保持正面的态度。

不过，真正最困难的，莫过于下一步如何执行。陈玉敏直言，虽然野保、动保大多支持“生态敏感区试办计划”，但这个计划的安抚作用偏高，各县市捕犬的工作停摆已久，没有足够的经验跟量能去抓狗；且生态敏感区就算抓了，其他地方的狗也可能会再进来。

她强调末端减量需要策略、科学方法、以及第三方的检视。摊开蓝图，首先，中央政府需要更积极区分无主的流浪犬以及有主的放养犬，因为只要放养犬不处理，再怎么 TNR 都没有用。再来，盘点清楚无主流浪犬的总数后，政府应聚集野动保双方，讨论出具体的全国性策略。

以最具争议 TNR 为例，如果说服人，支持者应提出做法、投入资源需求、实际成果，并列举有多少社区愿意接受 TNR 犬只。陈玉敏也补充：“如果从过去的资料看，投入四、五年，虽然流浪犬数量有减少，但同个区域的野生动物数量完全大幅下滑，就还是不能用这么缓慢的方法。”



2023年10月29日，台北，“为野生动物而走”游行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媒

两者沟通与互信是可能的吗？

“只是希望速度可以快一点，因为野生动物真的是等不及了。”

作为冰箱犬杀发生地的台大校园，学生会也响应出席这次游行，会长庄智程提及，在冰箱犬杀事件后，学生会不断与学校沟通，希望用收容、认养取代回置，经学生在校内调查，1200份有效问卷中，有高达71%的同学同意以 TNS、TNA 取代 TNR；88%的同学认为考量犬猫攻击性时，也要考虑对野生动物的侵害。

然而，目前处理台大游荡动物的厂商“相信动物”及前身怀生社从2007年起，就长期以 TNvR 与精准捕捉进行台大校园游荡犬管理。如果相信动物无法接受同学的共识，或是同学不希望相信动物继续承接相关业务，什么单位能接手16年的经验？他们是否具备足够的捕犬及犬只管理经验？台大诚如全台湾游荡犬只处理的缩影，游荡犬的管理应如何执行、谁来执行，都仍是未知。

不过，无论下一步是什么，这次的游行已经搭起双方对话的一道桥梁，也为未来带来更多的可能。游行当天最后一个短讲、为当日作结的是人称“石虎妈妈”的保育学者陈美汀，她最初是先喜欢猫，才进而对野生动物保育产生更多关怀与认识。她强调，虽然喜欢野生动物和喜欢猫狗的人在经验上、情感上有所不

同，但其实有很多是重叠的。

她说，自己投入石虎保育的头几年非常辛苦，经常对“为什么在地人就是无法理解”有所情绪，但倏忽十年过去，如今回望已是向前跨出很大的一步。对于动野保能否延续对话，她抱持正面态度，在她眼中，这是一个起步，“只是希望速度可以快一点，因为野生动物真的是等不及了。”

“对抗、吵架都没关系，重点是要持续把对方拉过来，而不是推出去。”陈美汀认为，未来如果每年都能举行游行，就可以借此检视过去一年中，两方的交集是否有增长、可以如何深化对话。

这场游行终究是落幕了。一场由一群急公好义的学生、尤其是没有任何社运经验的学生所发起的游行，让四千多人站出来发声，也让台湾野生动物的处境被更多人们所看见。

而穿著青蛙装的李宗宸则在游行队伍中若无其事地闲晃，两个半月前的一个起心动念如今实现了，从一个人到一场游行，许多人走到了他的身旁，虽然不清楚未来“为野生动物而走”可以走到哪里、走得多远，但他有个豪气的目标——仿效台湾的同志游行，从第一届的两千多人，走到今年的17万人。

眼前的青年正对记者描绘他的目标，但问到：“那下一届还当总召吗？”李宗宸倒是不假思索地笑答：“我们要有薪火相传的概念！”

注1：除了 TNR，还有一些类似的做法，例如 TNvR 是多了注射疫苗的步骤，TNSA 则是指诱捕、绝育、收容、领养，然而送养一直都不容易，收容空间又有限，所以还是有很多犬猫在绝育后被原放。

注2：爱爸、爱妈在台湾泛指会喂养或收容流浪犬猫的个人，其样态相当多元，有些只有喂养，有些喂养外也会负责绝育，有些则会经营狗园收容流浪犬猫，许多爱爸、爱妈认为喂养是犬只族群管理、绝育诱捕的手段之一。

注3：2018年起游荡犬只统计计算方法与以往不同，抽样单位从过去的样态分区改为村里，并由各县市政府直接参与调查。2018年以前的资料因调查基础相异，无法作为长期趋势的判断依据，不过2018年的约14.6万到2022年的近16万只，仍可见一定的上升。

[# 游荡猫犬](#) [# 野生动物](#) [# 野保法](#) [# 十二夜](#) [# 动保法](#) [# 动物福利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

端傳媒2023年度用戶調研

填寫問卷，幫我們一起成為更好的媒體

訂閱端傳媒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